

第一章 龙升救子

龙在山被人称赌龙，一个被人称做赌龙的人，必然逢赌必赢，否则他就成了赌虫，赌虫与赌龙相差太远了，远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龙在山常对人说，赌就是赌，千万别把输赢看得太重，过份重视得失的人，绝对不适宜去赌。

龙在山也对人们说，太贪心的人不能赌，一个贪心的人赌到最后一无所有。

当然龙在山也会对人家的说，一个爱赌的人绝对不能同女人搞在一起，赌博同女人搅和准输，而且输得很惨。

最后一项是龙在山常挂在嘴边的话，如果你腰包只有一顿酒钱，那么快去押一把，人嘛，不能饿肚子呀。

以上的话，是龙在山常对人说的。

当然，以上的话也是龙在山自己常干的。

如此说来，龙在山必是个富豪子弟了，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是的，龙在山同他那个更不受他们父母喜欢的兄弟龙在水，哥儿俩几乎把他们的父母气死，当然，那得慢慢的说了。

这年头别说是儿子把老子气死了，还有儿子砍死父母的，那光景就好像怨恨父母，你们两个老混蛋，自己在一块快活呐，你们快活吧，偏把我给生在世上受着我实在不愿意受的罪，我不恨死你们才怪。

我说这话你得信，因为有个大人物就这么说过，他说得自然，听的人还直点头呐。

龙在山喜欢的是赌几把，龙在水却每天磨他的刀。

龙在水喜欢刀好像是与生俱来，小时候甚么玩具也不要，见了刀子非拿在手上抚弄不行。

可妙了，兄弟二人一个赌一个刀，他们的老子给气坏了。

龙家在洛阳是个大户，店面字号全省驰名，号子各地有分号不说，就是开在洛阳城的“万象”与“更新”那两大绸缎庄，拿到全国比也称得上列在前十名以内的了。

龙老爷子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还是由地方上最负盛名的刘半仙起的名字，老大起名叫龙在山，有山就有水，老二自自然然的便名叫龙在水了。

别以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刘半仙不但收了封银，还加上一匹苏州天丝缎。

两个小崽子从小就有怪毛病，老大喜欢打皮钱，老二喜欢磨刀子，三岁他就偷出灶房的切菜刀放在石头上磨，当然是越磨刀越完蛋，有时候气得他一刀砍在石头上，去了。

别以为这两个娃儿不成才，龙家拿二人当成宝。

老爷子就常抚髯笑，小时风骚，大时了了，龙老爷子更会对人说，“山川壮丽，水秀山明，他兄弟二人一条心，各位放心，石头也会变成金，哈……”

“哈……”

听的人全是龙家龙老爷子的老友，老友高兴，当然大家都会跟着笑。

只不过底下龙老爷子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可真的担心死了。因为两个儿子走邪路，一个玩牌，另一个玩刀，好像这是天生的。

就拿老大龙在山而言，十岁以前他是个娃儿，可就是怪，他甚么也不爱玩，骨牌骰子最喜欢，如果把这些收起来，他会三天不吃饭，想想看，大少爷三天不吃饭那还得了，全家上下都会急，如果放一把骰子在他面前，叫他啃杠子头也照吃。

就说那个老二龙在水吧，他天天在磨刀，你若问他磨刀干甚么？他可回答得妙——杀人呐！

若是问他要杀谁？他更妙，他会说谁该死就杀谁。

小孩子说话不带根，谁会把这些话当成真，也只是笑话一句而已。

有一天，龙在山同几个娃儿在街边掷骰子比大小，真绝，谁也比不过他的点子大，便在这时候忽然有个道士站在一边瞧。

瞧就瞧吧，可也是该出事，他开口了：“娃儿，别看你把他们几个赢得哇哇叫，如果是同我掷，我叫你哇哇叫。”

龙在山今年刚十三，小娃儿穿的尽是绫罗绸缎的衣裤，当然，洛阳的万家更新绸缎庄是他家开的嘛。

龙在山一听，他可就站起来了。

他一双手拿的是骰子，对道士笑道：“老道士，你不会吹牛吧！”

老道士抚髯笑道：“吹牛？娃儿，你以为我老道士吹牛，哈哈……”

龙在山道：“老道士，咱们的年纪有大小，但这骰子却是一样的。”

老道士笑笑，道：“娃儿，好像你打算和我老道士较量几把了。”

龙在山咧咧小嘴，道：“来呀，谁怕谁？”

老道士笑笑，道：“我们玩两把，但不赌银子。”

龙在山道：“这么辨，你先赌一把，我瞧瞧！”

老道士拾起骰子，道：“你看清楚了，四只骰子我一把掷，我要它们四个全是一点红。”

龙在山眼也睁大了：“老道士呀，吹牛不犯法是不是？”

老道士一笑，道：“看！”

只见大碗中四个骰子在滚动，那老道士厉喝道：“么，么，么！”

四个骰子全是么，可把龙在山愣住了。

旁边的几个半大不小的娃儿也叫起好来了。

龙在山瞪视着地上大碗中的四个红点说不出话了。

只不过当他抬头看，老道士已在十几丈外了。

龙在山拔腿就追，：“道长，道长，你等等我。”

老道士只装未听见，他走得不疾也不徐，可那龙在山在后面就是一个劲的赶，一个劲的赶不上。

这一天从正午追到日落西山下，两人之间就是那么相隔十多丈。

老道士走路极潇洒，两袖前后甩得呼呼响，一张瘦脸天上看，好像看天象。

而龙在山就很惨，他走一阵跑一阵，汗流浹背大喘气，只不过龙在山有个怪脾气，他固执，今天非追上这老道士，否则他就不回头，那意思就是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也许是老道士有意在整人，他忽然进入一片林子里，龙在山当然也往林中追，谁知道这座林子深，林中古木参天，不少大树三人合抱看不到天。

原来天已黑了，还好这夜月光明亮，龙在山隐隐约约的还可以看见老道士的身影在他的前面晃。

龙在山早就不叫了，因为他叫了许多次，老道士就是不回头来瞧他一眼。

这座老林特别深，如果是龙在山一个人，白天他也不敢来，但如今有个老道士在前面，他的胆子便大了。

就在龙在山快看不到老道士的时候，猛然间听得狼嗥声，声音来自前方，但龙在山心中想笑——好啊，学狼嗥想吓我呀，我才不怕呐。

又是几声狼嗥，忽然不见道士了。

龙在山立刻大声呼叫：“道长，道长，你在哪儿？”

他不叫还好，这么一吼叫，从四面八方出现的，尽是一对

对绿眼珠子大野狼。

龙在山今年一十三，这种年纪喂狼吃，连骨头也不会剩下半根。

龙在山站住不敢动，他往四下里观看着，心中在数点子，就好像数骰子似的“九个点”。

“九个点”表示九只狼，正一步步的往他逼过来。

突然又传来两声野狼嗥，九只野狼不动了，那两声嗥叫似乎震住这九只野狼了。

龙在山此刻吓坏了，他全身发抖，只不过他仍然不后悔追来深山林中。

于是，附近传来那老道士的声音，道：“小子，你就要进入狼腹了。”

龙在山答得妙：“你这老道士，敢不敢同我龙在山在狼肚子里赌几把？”

“哈……成了赌精了，哈……”

龙在山道：“认输吗？”

老道士在附近道：“娃儿，千山万水我找人，找来找去只发现你这小子一个人。”

龙在山道：“喂！老道士，这些狼快咬上我了。”

老道士道：“到此刻你才想及生死呀！”

龙在山道：“死我倒不怕，没学到老道士的那一手绝赌，才是我死不甘心的事。”

“哈……你这小子感动我了。”

忽见老道士燃起一支火马，他施展行云流水的身法，绕向龙在山，可也把群狼吓得逃之夭夭，一只也不见了。

站在一棵大树下，老道士笑笑，说道：“小子，你真能跑呀，这一路至少七十里。”

老道士月光之下再看龙在山，他点着头道：“你小子怎么不叫我，跑得那么远！”

龙在山几乎气结，道：“嗓门都快叫哑了，你就是不回头，为甚么还说我没叫你，开我甚么玩笑呀！”

老道士哈哈一笑，道：“是我忘记了。”说着他自两只耳朵中取出两个棉花团，又道：“我把耳朵塞住了，所以没听到你的呼叫，惹你小子误会了。”

龙在山到底才只十三岁，他还真信这老道士的话，见野狼已逃，便对老道士道：“老道士，我叫龙在山。”

“好名字！”

“我爹为我起的名字！”

老道士道：“有一天你会把你爹妈活生生的气死。”

龙在山道：“错了，我很孝顺的，我是他们的好儿子。”

老道士笑笑，道：“你小子却视赌如命。”

龙在山哈哈笑起来了。

老道士道：“你笑甚么？”

龙在山道：“我便老实对老道士说，我喜欢赌，但我却有自己的规矩，赌不多，一把两把便收手，想赌，那得以后高兴，我把这赌当游戏，我父母是不会生我的气的。”

老道士道：“天下没有父母喜欢自己儿子会赌的。”

龙在山道：“我父母很少生我的气，他们常常生我兄弟龙在水的气。”

“呀！你还有个兄弟呀！”

龙在山道：“我兄弟他叫龙在水，没事就在石头上磨刀子！磨就磨吧，他还口口声声说磨刀杀人的，老道士你想想，十一岁大的娃儿就磨刀要杀人，我父母怎么不生气，找来个老夫子也被他用尖刀比划着吓跑了。”

老道士道：“十一岁的娃儿也把一位老夫子吓跑，这位教书匠也太胆小了。”

龙在山道：“老道士，你敢吗？”

老道士道：“如果我教他，我当然不会被吓跑。”

龙在山笑了。

老道士道：“你不信？”

龙在山道：“我信你敢教书，但我也相信你会被他一刀戳死。”

老道士双目一瞪，道：“十一岁的娃儿敢杀人？”

龙在山道：“怎么不敢？我兄弟龙在水有一回拿着一把尖尖的刀子在我两人的老夫子面前比划着，他还咬牙切齿的对老夫子道：‘好，你打我，我等你睡着以后，拿我这把洋刀往你的肚皮上戳，我看你以后还打我不。’”

老道士一瞪眼，道：“你兄弟是个二楞子呀！”

龙在山道：“所以呀，当天那位老夫子就卷铺盖溜之大吉……”

老道士道：“是呀，这以后谁还敢到你家教书。”

龙在山道：“我兄弟还是天天在磨刀，可也把我的父母气坏了。”

老道士道：“好嘛，生了你们这两个娃儿，阳寿减少了十多年，这是孽。”

龙在山道：“老道士，教我。”

“教你甚么？”

“你那一手赌呀！”

真大方，老道士立刻答应了。

这老道士带着龙在山往深山中走，他撕了一块烙饼给龙在山，道：“你小子忘了一件大事。”

龙在山道：“甚么大事？”

“饿，你应该早已饿了。”

“咯咯”一声笑，龙在山道：“老道士不提我倒忘了。”

他接过烙饼咬着吃，就听老道士道：“你听过有个红莲教吗？”

龙在山忙回答：“听过，听过，神！”

老道士道：“一大半是障眼法。”

龙在山道：“甚么叫做障眼法？”

老道士道：“你见过杀娃子没有？”

龙在山道：“不就是大锣大鼓扛火旗，围个大场子站满了人，有个小孩被大人用刀一刀刀的把身子大御八块装入箱子中，等到他们向观众收了银子以后，打开箱子盖，那个娃儿又蹦出来了，而且还在地下打车轮翻几个空心斤斗，冲着大伙一个罗圈盖，口中大叫‘谢谢’……”

老道士嘿嘿笑了。

龙在山道：“我说对了吧！……”

他见老道士仍在笑，又道：“我兄弟最爱看，他能跟着人家往外地去，几天不回家。”

老道士道：“你兄弟不是看杀娃子，他是看杀娃子的那把刀为甚么杀了人又活了。”

龙在山道：“对，对，阿水就曾问过我，我当然也是不明白。”

老道士道：“你小子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呐！”

龙在山道：“所以我才要拚命的追你呀！”

老道士忽的转过身来，道：“你追我干甚么？”

龙在山很坦然的道：“当然是想学你那一手赌法了。”

“行，我教你。”

“太好了，我拜师，我给道爷……不，师父叩头。”

老道士双手猛一托，便阻住龙在山下跪，他再细看龙在山，道：“你不必拜我为师，因为我有件事情必需找个胆子大的人去为我干。”

龙在山道：“胆子大的人太多了，老道士怎么看中我呀！我的胆子大吗？”

老道士道：“当然，胆子大只是原因之一，重要的是你的年纪，你今年刚巧十三吧？”

“虚岁十三。”

老道士抚掌，道：“太好了，你跟我走。”

龙在山道：“去哪儿？”

老道士左手伸出来，他屈指算日子，笑道：“快跟我回去，到我住的三清观，详细事情我告诉你。”

龙在山道：“远不远？”

老道士指着山那边，道：“就在山那边半峰上。”

龙在山道：“也好，今夜住在你那里，等我学会了你的本事以后再回家。”

龙在山跟着老道士过了半山峰，转出这大片老树林，才发现远处半山上有一点灯光露出来，龙在山道：“那儿就是你的三清观呀！”

“不错！”

“好像不太大嘛！”

“庙不在大小，神灵就出名。”

龙在山道：“老道士说得有理，不知你的三清观中有多少道士呀？”

老道士一笑，道：“不多，只有一个哑巴火工道士。”

龙在山道：“就只两个人呀！”

老道士道：“你去了就是三个人了！”

龙在山道：“老道士，我不打算出家呀，洛阳城中我的家大业大，我是不会出家的。”

老道士道：“一个爱赌，另一个玩刀，家再大早晚会垮，我把你的命算好了，你们的父母命不长了！”

龙在山火了，道：“喂，我只不过想跟你学一手你的那手赌骰子，你怎么咒我父母呀！”

老道士也火了，他戟指山林，吼叱道：“不信我的话，你滚，我再去找别人！”

龙在山道：“你咒我还发火呀？”

老道士道：“惹火了我还揍你，如果我施法，小子，你就是

我身边的哈巴狗！”

龙在山半信半疑，忍住一肚皮的气，道：“得，你厉害，我怕你……”

老道士哈哈笑了。

他拍拍龙在山，道：“想学我的东西就得听我的，因为我的话肯定会变成真！”

龙在山不开口了，低头紧跟着老道士走，到了那座与山洞相连接的三清观，果然开门的是个佝偻着腰的哑巴火工道士。

这道士年纪五十上下，灰白的胡子斜着眼，灯光之下再看老道士，他只不过三十多岁年纪，长了一双鹰眼发亮光，鹰钩鼻子特别长，瘦兮兮的灰着脸。

龙在山到了这时候才觉得有些后悔跟来了。

甚么三清道观，那只是个“仙家道观”，因为这几个金粉大字匾，龙在山还认得……

走入道观中，身后听到关门声“咚”。

龙在山回头看，那驼子已不见了，只不过龙在山并不注意这些，他只是跟着老道士往内走。

殿上供的甚么神，龙在山实在不知道，只不过有一尊神象龙在山知道，那尊神背着一把宝剑，准是吕洞宾。

神像后面是屏风，转过屏风便是个大山洞。

现在，老道士把龙在山带入山洞中去了，龙在山见洞壁上挂着两盏油灯，灯火上方早已被烟火熏得落下黑灰了，就是不见打扫过。

再往洞中走进五丈深处，那儿就干净多了。

只见洞深处右面是石床，左面是石桌石凳子，正面有香案，供的并非吕祖，而且一个神牌位，上写“红莲教五代祖师爷之位”。

到此刻，龙在山才算弄清楚这老道士乃红莲教中人。

忽听老道士对身后的龙在山道：“叩头。”

一楞，龙在山道：“老道士叫我加入红莲教呀！”

老道士一瞪眼，道：“叩头！”

龙在山吃一惊，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叩了个头，才不情愿的站起来。

老道士重重的对龙在山道：“你小子尚没有条件加入红莲教，便我老道士也非红莲教中人。”

龙在山怔怔的道：“你也不是红莲教中人呀？”

“不是！”其实这可不是他心中话。

“可是你这神位上……”

“嘿嘿！”老道士好吓人的冷笑，令龙在山头皮也动了。

老道自然收住笑，道：“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龙在山道：“我明白甚么？我请教你那手绝活呀，学会了以后我回我的洛阳城，我又不打算出家。”

老道士沉声道：“你小子不出家，我老道士也没打算叫你跟我学本事，你们兄弟二人是甚么人的种，哼，我知道得十分清楚。”

龙在山道：“甚么种？我姓龙，龙种！”

“哈……”老道士大笑，道：“要不要我告诉你，你爹娘是甚么样的人物？”

龙在山道：“洛阳城方圆五里长，谁人不知我爹龙升乃是北门后街大户，龙大户！”

龙在山还加上一句，又道：“洛阳北城都知道我爹是个老实人。”

“哈……”

“你不信？”

“信，他应该老实了，换是我也会同他一样的老实。”

龙在山吃惊了。

不料老道士突然换上一副笑脸，道：“小子，你真的想学我那一手绝活？”

龙在山道：“不错，而且是诚意的。”

老道士道：“好，我答应教你。”

龙在山一高兴，又要爬地叩头了，但老道士把他托住，道：“你不用谢我，因为我也有事求你。”

龙在山道：“你那么大的本事，还会找我这半大不小的娃儿助你呀。”

“有，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说说，我听听。”

老道士却摇头笑了：“吃碗素面睡一觉，你小子不累我可是累了。”

果见那驼子闭着嘴巴送来两碗面，搁在桌上就回身走去；他连大气也不出一声……

老道士对龙在山道：“吃呀，吃了床上睡一觉……”

他边说自己可就先吃起来了。

龙在山当然吃，不吃是傻子，他甚至比老道士吃得还快，十几口就把一碗面吃下肚。

老道士笑笑不开口，他却走出“仙家道观”了。

龙在山想问，但老道士走远了。

龙在山歪在石床上，拖过老棉被便睡下，这一睡睡到他被人一巴掌打在屁股上才醒过来。

龙在山发现石桌上又有一大碗面，道：“留给我吃的？”

老道士道：“快吃，吃了好办事。”

“吃了你教我哪一招？”

“不，吃了我要你扮狐狸！”

“甚么？你叫我当狐狸呀？”

“又不是真狐狸，你急甚么？”

龙在山吃着面，道：“为甚么要我扮狐狸？”

老道士道：“因为你的身材好，你的头很像你娘的头，上宽下尖，身子像你爹，干不拉几的短小又精干。”

龙在山道：“你连我爹娘也认识呀？”

老道士道：“也不过认识十几年，没深交。”

龙在山道：“你叫……”

“问名字俗气，你还是叫我老道士。”

“可是你并不老嘛。”

老道士道：“我姓尤，你叫我尤道士。”

“唔，尤道士，我问你，你为甚么要我扮狐狸呀，我怎么扮呀？”

只见尤道士取出一个包袱放在床上，道：“等你吃饱了以后，再穿上这包里的东西。”

龙在山的好奇心又来了，他三口两口吃完面，立刻把包袱打开来，只见是一张狐狸皮。

这狐狸还真大，头大嘴尖四肢全，只在肚子下方开了一道一尺多长的刀口子，那是被人捉来挖空了的一张狐狸皮，再看那刀口处，已制了绳扣，只待人穿上，再把扣子用细绳拴牢，看上去就是一头老狐狸。

那尤道士接过狐皮对着龙在山比了又比，他点点头笑呵呵的道：“一定适合，你快穿上。”

龙在山年纪小，童心重，假扮狐狸没关系。

只见他脱了自己穿的衣裤，几乎是光着屁股把那件狐狸皮套在自己身上，他爬在地上露出两只眼睛来。

尤道士大笑道：“太好了，太好了，哈……”

尤道士几乎是手舞足蹈了。

然而龙在山却开口了：“尤道士，我穿上这狐狸皮以后，行动上不方便呀，还得爬着走。”

尤道士道：“那并不重要。”

龙在山道：“尤道士，干甚么不重要？”

尤道士道：“你以后会知道的，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得学狐狸的习惯。”

龙在山想不去也不行，因为他被尤道士抱在怀中往外就走，还未走到前殿，右边的石壁开了口，尤道士把龙在山往那石室中一丢，发出“咚”的一声响。

“唷！”龙在山被尤道士抛在地上，尤道士关上了石门，他可就哈哈笑了。

尤道士对石室中的龙在山道：“龙小子，你暂且不是人，你把自己当狐狸，里面有两只大狐狸，同他们住几天，我就会放你出来了。”

龙在山火大了：“喂，我来学你的赌技的，怎么把我关在这骚臭的地方呀……哇……真有狐狸呀！”

是的，这个小石室中果然有两只狐狸往龙在山扑来，但龙在山的喊叫声，倒又把两只狐狸吓退到一角。

石门上有个小洞孔，尤道士单眼往里面瞧，他低声对龙在山道：“小子，过去呀，过去同它们亲近呀！”

龙在山道：“我是人呐，又不是狐狸！”

尤道士道：“你现在就把自己当成是它们的同类呀，小子，你不是挺机灵的？”

龙在山道：“再机灵我还是人呐！”

尤道士有些不耐烦的道：“去，去，同它们打成一片，你这小子，你如果不听话，关你三天不管饭。”

龙在山道：“喂，你坑我呀！”

尤道士沉声道：“想想你爹当年手段，娘的，他坑死过多少人。”

龙在山吃一惊，道：“谁说我爹坑过人呀！”

“你爹坑人的时候还没有你呐，小子！”

龙在山抗辩道：“谁不知道我爹在洛阳是一位有身份的大善人！”

尤道士却听得嘿嘿冷笑了。

门孔上，尤道士对龙在山道：“嗨，叫你帮我做件功德事，倒

说起你老爹的不是了，我向你道歉了。”

龙在山站起来也不自然，他追问尤道士，道：“你得放我出去呀！”

尤道士道：“不行，至少关你三天半，小子呀！忍耐吧，三天半很快就到了。”

龙在山道：“三天半呀，半天我就一身骚味了。”

尤道士抚掌大笑，道：“对，对，我就是要你如同真狐狸一样的骚味冲天呐，哈……”

尤道士走了，龙在山气得去打门，更把石室中的两只半大不小的狐狸吓得狂跳不已。

尤道士为甚么要把龙在山如此折磨的关在这石室洞中同两头狐狸在一起？

当然他是有目的的，至于尤道士甚么目的，且看他圆月之夜飞一般的登上熊耳大山渡仙崖上的急切劲，便知道必有事情要发生。

尤道士实是红莲教的人，他相信红莲教的那一套，那时候有许多人都相信红莲教。

不过尤道士可并不是为红莲教办事，他为他自己在动脑筋。

原来在距离“仙家道观”西面五里不到的渡仙崖附近，每个月圆之夜就有一道银光自山谷中升起来，这件事被尤道士发现以后，他以为是红莲教的人在作法，并不放在心上。

尤道士每夜必到山顶练气功，他看到渡仙崖那面的银光越来越闪亮，终于引起他的好奇心，便腾身奔向渡仙崖附近去偷窥。

尤道士心中明白，红莲教的人如是在练法，那是不能偷窥的，万一被发现，就会免不了一场拚斗。

尤道士悄悄的藏身石缝中，他双目往渡仙崖下只一瞧，几乎忍不住的要呼叫了。

尤道士心中噗噗通通的跳，全身冒着不一样的汗水——头

上冒冷汗，身上冒热汗，两手心冒的是不冷不热的油汗，他的眼睛也直了。

就听尤道士自言自语：“天呀，果然有狐仙这种吓人的怪物呀！”

崖下山谷中，有一块圆又平的大石头，月光之下看得清，有一头大狐狸竖起头来嘴朝天，好明亮的一颗珠子正自它的口中忽吐忽收，甚为神奇。

尤道士就明白那颗珠子是个宝，如果得到此珠，比个神仙还快活。

尤道士动心极了，他决心想捉这头老狐狸，于是尤道士在大石四周下暗桩，而且暗桩一共七个之多，只可惜那老狐狸好似知道似的不上当。

于是，尤道士又动另外一种脑筋，他捉了两只小狐狸放在笼子里，他要引诱老狐狸进笼子。

还真是怪事，那老狐狸根本不接近笼子，两只小狐狸再叫，老狐狸也不瞧。

尤道士白费力气不得手，他便再设计，设法子去接近那只老狐狸。

只不过当尤道士刚自石缝冒个头，老狐狸便立刻吞回宝珠不见了。

现在，尤道士想了一个绝妙的法子，那便是找个十分机灵的娃儿扮成狐狸模样，去接近那老狐狸，然后一举活捉，尤道士才把龙在山诱到山中来了。

尤道士也想过了，扮狐狸也需要那种骚味道才不会被老狐狸发现是假的，于是，龙在山痛苦了。

龙在山被尤道士关在有两只狐狸的一间石室中，一天三顿只吃一顿还作呕。

不管怎么着，龙在山的身上已经骚味冲天了，这对尤道士而言，高兴呀。

天快黑了，尤道士终于把龙在山放出来了。

“我要回家。”

“回家？小子，先为你老子赎罪吧！”

龙在山道：“我爹不犯法，赎的甚么罪？”

尤道士道：“我会叫你知道的，小子，此刻咱们快点走吧。”

“上那儿？”

“去个叫你开眼界的地方呀！”

龙在山火了，他咬牙，道：“又骗人了，我来此想学你的赌术的，没得倒把我折腾成人不人狐不狐的。”

“哈……”

尤道士笑着，道：“你夜里为我把事办成，明天我传你几手绝活儿，叫你以后吃香喝辣不发愁。”

龙在山道：“我本来就不愁吃穿呀。”

尤道士道：“那是你爹的仇家还没有找到他，所以他过着绅士的排场日子，哼！”

龙在山道：“喂，你别编故事吓我呀，听你的话，好像我爹娘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了。”

尤道士道：“不十恶也有九恶。”

龙在山道：“好吧，好吧，我且帮你这一次，只不过事成之后，你可别动坏心眼坑我一家人呐。”

“哈！”尤道士道：“事成之后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见你爹，告诉你爹如何趋吉避凶。”

龙在山道：“听听，你这口气就是红莲教人的嘛！”

尤道士道：“别再误了时辰，快，我背着你。”

龙在山身上紧紧的裹着一张狐狸皮，他当然走不快，于是他爬在尤道士的身上，就见尤道士行走如飞，穿林走崖如履平地。

不到二更天，尤道士已把龙在山背到渡仙崖下了。

尤道士对龙在山道：“现在，你要记牢我的每一句话，绝不能忘记。”